

期末公演

第一場：百年危樓

【本劇為戲中戲結構新編現代京劇

為突顯戲中戲〈遊湖借傘〉與〈斷橋〉的傳統，演出風格需加以區別】

場景：危樓內的京劇社辦、公演舞台

人物：趙師父、趙師母、大學生數人、白素貞、許仙、艘翁（孫祖光）、小青（如玉）、萃心、文武場

【一所不知名的私立大學中，

幅員不大的校園中，路燈瑩瑩。路燈之外，一片幽黯。

黑壓壓的樹叢間藏著一棟兩層古老危樓，壁上斑駁與爬藤交錯。

危樓裏有暈黃的光，傳來呀呀的京胡聲】

幕後：（唱）燈瑩瑩霧濃濃夜到初更

危樓裏傳來了幽幽琴聲

老師父勤懇殷殷教京戲

小姑娘鶯聲啞啞曲娉婷

誰料想忙碌的二十一世紀

竟有這出世的棲梧鳳鳴

【趙師父約七十餘歲，身體略虛但眼神精銳，京胡演奏起南梆子十分抖擻，一群大學女生在跟前吊嗓】

女學生們：（青澀唱著）

駕彩雲離卻了峨眉仙山，

人世間竟有這美麗的湖川

這一旁保俶塔倒映在波光裡面，

那一旁好樓台緊傍著三潭。

蘇堤上楊柳絲把那船兒輕挽，

顫風中桃李花似怯春寒。

趙師父：聲音太小，要用底氣。妳（指女學生甲），再唱一遍。

【趙師父再次拉起南梆子等該名女學生開口，女學生卻不知道何時該開口唱，趙師父反覆拉著開頭過門，展現出對京戲的熱忱與對教學的嚴謹。大學女生們面面

相覷，十分緊張】

趙師父：（不耐煩的輕聲提示）駕..

女學生甲：（慌張的）駕彩雲.....

趙師父：（琴聲未停）你沒小嗓吶？

女學生甲：離卻了.....

趙師父：（琴聲戛然停止）落板了！小嗓不是練過了，怎麼還是沒有。

趙師母：（匆匆過來打圓場）好了好了，他們才大一嘛，願意來社團學戲已經很難得了，再多練練就好了嘛！（溫暖的笑著，拍手）來來來，大家都過來走圓場吧！

【趙師母帶著大家走圓場，不時更正女學生們的身段，趙老師拿起隨身用的布巾擦拭著京胡。

音樂起。

幕降，薄幕後可以看見大學女生們練習身段的身影，隨著歌聲逐漸緩慢，學生來來去去，時多時少，只有趙師父端坐不動。】

幕後：（唱）一聲聲一句句珠圓玉潤
一舉手一投足飄飄衣裙
無奈是曲高和寡無人聞問
送走來迎又去影亂紛紛
戲中人人入戲何必非真
人世間聚還散片刻如夢
倒不如做一個無憂無慮的大學生

【漸漸的，身影漸少，恍惚中，只剩下四個扮好許仙、白素貞、青兒、老艘翁不知不覺，大一新生已成了大四畢業生，場景也已轉換為公演大禮堂，舞台後方掛著「京劇社期末公演」幾個大字演出方式為最樸實的空台表演型態，舞台一側是傳統文武場趙老師拉著京胡、趙師母京二胡，還有鼓板、大鑼、小鑼、鈸等師父雖是大學社團的期末公演，演員却都十分到位】

老艘翁：開船了。

【吹 腔】最愛西湖二月天，斜風細雨送遊船，
十世修來同船渡，百世修來共枕眠，
共枕眠，共枕眠呀啊。

許 仙：雨停了。

【西皮搖板】霎時西湖天晴雲淡，柳葉飛珠上布衫。

小 青：小姐，雨過天晴，這西湖又是一番風景了。

白素真：是呀。

【西皮流水】雨過天晴青山如洗，春風暖暖拂羅衣。

許 仙：【西皮流水】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白素真：青妹，

【西皮流水】問君子家住在哪裡，改日登門叩謝伊。

小 青：君子，我家小姐問你家住哪裡，改日好登門拜謝呀。

許 仙：不敢當，

【西皮流水】寒舍住在清波門外，錢塘池畔小橋西，
些許小事何足在意，敢勞那玉趾訪寒微。

小 青：小姐，他就住在清波門外。

白素真：【西皮流水】這君子老成令人喜，有答無問把頭低，
青兒再去說仔細，請君子得暇訪曹祠。

小 青：君子，曹公祠堂附近，有紅樓一角，就是我們小姐的住處，君子有空，
請來坐坐。

許 仙：小生改日定當登府拜訪。

小 青：你可一定要來的。

許 仙：來的。

老艄翁：錢塘門到了。

小 青：唷，怎麼又下雨了？這傘……

許 仙：小姐只管拿去，我改日來取就是。

白素真：多謝君子。

許 仙：不妨事。

白素真：【西皮流水】謝君子恩義廣，殷勤送我到錢塘，我家住在紅樓上，
還望君子你早降光，清茗玉露待君訪。
莫叫我望穿秋水，想斷柔腸。

許 仙：好一位娘子。

【西皮搖板】悵望姮娥歸天上，不問姓氏太荒唐。

小娘子請轉！小娘子請轉！

小 青：君子，什麼事呀？

許 仙：倉促之間，不曾問得你家小姐尊姓啊？

小 青：我家小姐姓白。

許 仙：喔，姓白。

小 青：我叫小青。

許 仙：原來是青姐。你可知道我姓什麼？

小 青：你呀，姓許，對不對呀？

許 仙：我姓許，你是怎麼知道的？

小 青：哎，你那雨傘上，不是有這麼大一個「許」字嗎？

許 仙：哈，不錯不錯！

小 青：君子，明兒個早點兒來，免得我家小姐久候。

許 仙：一早就來，一早就來。青姐慢走。哈哈哈哈哈。

許 仙：方才那位小姐她姓……

她姓什麼？哈呀，她姓什麼？

老艄翁：她姓白！

許 仙：啊……她姓白。

老艄翁：啊，你們不相識呀？哎呀呀呀，我還道你們是一家人呢。

許 仙：這就叫「相逢何必曾相識」！

老艄翁：「一朝相識便成家」。

許 仙：這……

老艄翁：呃..

許 仙：呃..

老艄翁：呃..

許 仙：呃..

老艄翁：哈哈哈哈哈……

許 仙：開船！

萃 心：感謝到場的來賓，感謝各位觀眾的支持和鼓勵，我們要謝謝社團的指導老師趙老師（趙老師起身，台上演員鼓掌），趙老師用生命教導我們這些學生，把京劇的門外漢教成了不輸專業演員的白素貞和許仙，再次謝謝趙老師，也謝謝大家到場支持，京劇社的期末公演已圓滿結束。

【演員們站在台前謝幕，幾個男女學生衝到台上獻花，各自簇擁著不同角色此時以新編京劇之襯樂、具象徵性現代京劇表演風格進行演出】

萃 心：學姐，妳的段子唱得真好。

白素貞：萃心，這是我第三次上台公演了，妳都沒看過我第一次上台的模樣。

萃 心：唉~~怎麼這麼快妳就要畢業了。

白素貞：接下來京劇社就要看你們的了。

萃 心：我怎麼唱得過妳，妳可是我們的當家花旦。

白素貞：花旦是你，我是青衣啲~~（兩人相識一笑）

萃 心：學姐，一會兒禮堂就要關了，我去後台幫忙收拾收拾，這些花我幫妳拿下去吧。

白素貞：好的。

【舞台上僅剩下白素貞，她環視一遍觀眾席】

白素貞：觀眾都走光了。觀眾？哪來什麼觀眾，還不都是室友、學伴什麼的。有

誰是真的想來看戲的？（一笑）（轉身回顧舞台）四年了……
想當年我還是小大一，夜衝夜唱聯誼好不新奇，
尚不知有種玩藝叫京戲，（邊唱邊脫下戲服）
不提防走進了危樓裡，
夢幻中演活了花旦青衣，沒料想遇見了知音伴侶，
（許仙走來接過白素貞的戲服）
又怎知光陰似箭雷電風馳，轉眼間已來到散場別離，
舞台上只留下裙襖霞帔，
公子，（凝睇著許仙）
從今後只剩你與我相知相惜。
（兩人相視一笑）

【萃心與艘翁（孫祖光）正好走上台前，萃心看著許仙的眼神有些愛慕，看見恩愛愛的兩人又是歡喜，又是神傷】

萃心：學姐，該卸妝了！
白素貞：來咧！（下場）

第二場：公演幕後

場景：公演後台

人物：趙師父、趙師母、白素貞、許仙、艘翁（孫祖光）、小青（如玉）、萃心、兩名學生、學務長、胡老師

【白素貞、小青、許仙在後台鏡子前卸妝，萃心在一旁協助整理珠花，已換好衣服還沒卸裝的孫祖光與其他人收拾道具衣箱】

萃心：（替演員們卸下頭飾釵鈿）

艷晶晶花簪八寶填，整花鈿顧影自憐，
恰三春好處無人見，可知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
借用了杜麗娘春情難繾，同一處甚良緣幽夢誰邊，
戲台上情與怨反覆纏綿，
這真實人生呀，
又豈能永不變歲歲年年。

如玉：怎麼只剩下這幾個人呀？我們京劇社的社員都跑哪兒去啦？

萃心：很多人沒時間過來呢，還有幾個人說是有事，先回去了。

許 仙：這幾年，學弟、學妹學起戲來，好像有一搭沒一搭的。

白素貞：萃心，你就要接任社長了，以後辛苦妳了。

萃 心：我知道。

如 玉：她沒問題，萃心是出了名的愛戲成癡，只要有她在，京劇社不會倒的。

萃 心：啐！說什麼呢！京劇社本來就不會倒。

如 玉：學姐，你和學長是怎麼認識的呀？

萃 心：當然是在京劇社認識的呀。

如 玉：說嘛說嘛，我想聽你們的羅曼史。

白素貞：叫一聲小青兒仔細聽來，

為姐我也曾有少女情懷，

那一日我與他白蛇傳排了又排，

沒來由暗自裏把情種來栽。

許 仙：也是我為著她情癡神呆，

邱比特與月老鬼使神差，

央求著小紅娘（看著萃心）傳書遞簡，

成就了好姻緣同行天涯。

白素貞與許仙：成就了好姻緣同行天涯。

如 玉：好羨慕喔，興趣相投，夫唱婦隨。

許 仙：（輕輕敲一記額頭）妳也可以呀！

如 玉：我們京劇社除了學長您，就只有孫祖光一個男生，他呀，他根本是爲了萃心才留在京劇社，我根本不是他的菜。

祖 光：（搬著道具經過）你們在喊我嗎？

白素貞：學弟，沒事，忙去吧。

萃 心：好了，再不收拾好，待會兒管理員來了可要罵我們了。（眾人忙著收拾）

（唱）戲中戲開出了並蒂蓮，

好教我小女子意馬心猿。

可知我，

夢想著好知音深情年年，

夢想著相愛的情比石堅，

夢想著單單純純、清清淨淨，

意趣相投愛我的多情許仙。

雖道是孫祖光意在嬋娟，

無奈我未生衷情有口難言。

想人生哪有那必然的大團圓，

走出了戲場何處尋恰好姻緣？

戲場外，

崔鶯鶯不過是一時貪歡，

杜麗娘冥府中魂魄難還，

我要拒絕了孫祖光，
便唱不了戲中戲佳話篇篇。
罷了，
自有那命中注定紅線來牽，
只可惜那人還在夢裏天邊。

【趙老師、趙師母與京劇社指導老師胡老師、學務長一起走進後台】

學務長：（數來寶）哎哎哎！唱得好，唱得真好！生旦淨丑唱唸作打樣樣好！

如 玉：（天真的）學務長剛才看了我們的戲嗎？

學務長：（尷尬的）是...是...是.....

胡老師：學務長是特地過來為同學加油打氣的。

萃 心：學務長也喜歡戲嗎？

學務長：（言不由衷的）喜歡，喜歡呀！（看了卸了一半妝的孫祖光）妳剛才那個許仙演得好，演得好，果然是第一男主角。

祖 光：我是艘翁。

學務長：燒甕？京劇社和陶藝社也有關係嗎？

許 仙：我才是許仙。

學務長：是嘛，我就是說你嘛，果然是第一男主角嘛。

趙老師：（難以忍受的）好了，沒什麼事大家回去休息吧。

學務長：等一下.....（大家全瞧著他）我今天來，是要告訴你們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眾 人：什麼重要訊息？

學務長：這個重要訊息嘛（數來寶）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相信大家都知道，學務長把每個社團當作寶，
手心手背都照料，核撥預算把心操，不敢說是勞苦功高，
也算得是兩肋插刀，這些事胡老師最明了，
京劇公演的費用像火燒，我是年年把預算往水裏拋，
沒想到董事會把腳跳，要我把預算減少，最先往京劇社開刀.....

萃 心：要叫我們倒社嗎？

學務長：（數來寶）先請各位莫要心焦，聽學務長話說分曉，

京劇社不能倒，胡老師多次說過傳統文化很重要，
學校應該好好輔導，於是我左左右右、右右左左仔細推敲，
想到了好辦法在此發表.....

許 仙：什麼好辦法？

學務長：（數來寶）京劇社和話劇社哥兩好，併在一起沒煩惱，

公演費用一次就好，中西合璧互相討教。

白素貞：京劇社和話劇社天南地北，怎麼能放在一塊呢？

學務長：（臉色不悅）京劇和話劇不都是戲劇，怎麼不能併在一塊？

胡老師：（為難的）學務長也有他的難處。

學務長：爲了不讓你們倒社，我和胡老師商量很多次了，本來早就要告訴你們，
胡老師非要我這次公演完成才跟你們說。

萃 心：那我們還能唱戲嗎？

胡老師：唱呀！唱呀！爲了讓你們還能再唱戲，這也是不得已的決定。

白素貞：那社辦呢？

學務長：那棟危樓本來就不該使用的，下學期要準備拆了。學校要蓋醫學大樓。

如 玉：那我們以後要在哪裏吊嗓、走圓場？

胡老師：既然併社了，你們和戲劇社也就共用同一個社辦，也和他們一起在小禮
堂排戲。

許 仙：趙老師不會同意的吧？

【眾人頓時驚覺趙老師及趙師母默默的站在一旁，眾人安靜無聲的望向他們倆
老】

趙老師：咳，只要京劇社在的一天，我就會來教你們唱戲。走！

【趙師母扶著趙老師在眾人的目光下一步步離開】

學務長：既然老師們都同意了，下學期京劇社就併入戲劇社了，反正都是戲嘛！
（下場）

萃 心：（唱）趙老師與師母歷經艱難，
為只為讓京戲代代薪傳。

祖 光：老師，那以後公演的經費呢？

胡老師：學校說每個社團成果發表會一律補助上限 5000，其他的費用要你們
自己去想辦法，還說很多社團都是自己拉贊助。

萃 心：（唱）遙望著他倆老步履顛預
我怎能遇事端作壁上觀。

如 玉：萃心，怎麼輪到你當社長就這麼倒楣呀！

祖 光：我們京劇社會不會倒社呀？（燈暗）

第三場：戲劇爭辯

地點：話劇社辦

人物：阮世賢、孟宇、羽妮、滿銘、天樂、萃心

【話劇社辦，正由社長阮世賢召開編劇會議。

有人在筆電前苦思，有人滑著智慧型手機，桌上放滿手搖杯、便當盒
以現代京劇表演之】

孟宇：想辦法讓他們待不住，自己知難而退。

羽妮：不需要這樣吧！他們既然併入了話劇社，當然是演話劇，京劇是什麼我都還沒看過，他們就算沒看過舞台劇，也看過電視嘛！

天樂：(台灣國語)對美~~他們加入以後，我們話劇社人就更多了咧！社費就可以增加了。

滿銘：天樂，你這口國語怎麼上台？

天樂：啊有什麼關係，我雖然台灣國語，可是咬字清晰餒~~

羽妮：真不知道那些人為什麼要參加京劇社，有比我們話劇社好玩嗎？

世賢：(意味深長的)這次我們來改編戲曲故事吧！

孟宇：戲曲故事？為什麼？

世賢：就算是歡迎他們加入吧，表現一下我們的誠意。

滿銘：你是想讓他們知道什麼叫話劇社吧！

羽妮：我是沒意見啦，可是服裝會很難搞耶~~

天樂：嘿妹~~劇本要怎麼編？有誰真的看過傳統戲？

羽妮：有呀，我們高中讀過牡丹亭的驚夢，老師有放青春版牡丹亭給我們看。

天樂：好玩嗎？

羽妮：內容我不太記得耶，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睡覺，我只記得女主角去花園玩，然後作了一個夢。

天樂：然後咧？

羽妮：然後她就回去啦。

天樂：回哪去？

羽妮：回房間呀。

天樂：然後呢？

羽妮：然後就沒啦！

天樂：就這樣？

羽妮：對呀，就這樣。

天樂：這要演什麼？連改編都很難耶。

羽妮：比較有張力的地方應該是女主角作的是春夢吧。

滿銘：春夢？傳統戲也演這麼勁爆喔？

羽妮：哎喲，哪有什麼勁爆，就幾個人在台上晃來晃去，連衣服都沒脫，春夢就作完了。

孟宇：哇靠~~傳統戲的A片這麼神喔！

滿銘：早知道就晚出生幾年，我們那個年代讀的是竇娥冤。

天樂：鬥鵝冤？自然科學的故事還是藍色蜘蛛網？

滿銘：不是，講的是六月雪的典故。
世賢：戲劇衝突是什麼？
滿銘：謀財害命啦！冤案啦！
天樂：這厲害喔~~~傳統戲劇口味很重嘛！
世賢：劇情發展是怎麼解決衝突的？
滿銘：沒解決耶，竇娥就被賜死啦，然後就降六月雪。
羽妮：這在搞什麼啊？
世賢：這兩齣戲女主角的戲份太重了，我怕羽妮吃不消。
孟宇：那我們沒戲唱了，傳統戲劇就只知道這兩齣了。
羽妮：那水漫金山寺怎麼樣？端午節的時候，我和阿媽去看過明華園的歌仔戲。
天樂：喔~~妳也會看傳統戲喔~~~
羽妮：（不好意思的）陪阿媽去的啦！
世賢：那就白蛇傳的故事吧！白素貞是妖怪，給天樂來演最合適。
天樂：現在在說我是人妖就對了。
滿銘：改編白蛇傳喔？要從哪一個衝突展開？
羽妮：從許仙愛上妖怪這點著手怎麼樣？

【萃心上

話劇社員討論聲漸小】

萃心：（唱）京劇社存與亡心頭慘然，
人到了屋簷下千難萬難。
為只讓老師父一輩子教唱，
無奈何到那處打點一番。

【萃心立在窗畔，默默聆聽話劇社員的討論】

世賢：白素貞和許仙之間真的有愛情嗎？
孟宇：愛就愛了，愛情哪有什麼真的假的？
世賢：他們的愛情，在我看來很虛假。
羽妮：怎麼會？白素貞應該很愛許仙吧？
天樂：她煞到許仙是爲了報恩，妳會這樣嗎？上學期期末考是我打電話叫妳起床的，也算是救妳一命，不然妳也來報報恩呀。
羽妮：呸！你等著被毒蛇嚇死吧！
滿銘：你想從「真情」的角度來探討白蛇傳嗎？
世賢：這也是一個方向。
孟宇：仔細想來，白蛇傳的故事，從頭至尾，不合常情，那法海也是莫名其妙。
天樂：美女上門，許仙自然不會推拒，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嘛！

羽妮：愛上這種男人，那白素貞還原諒他，那不是愛，根本是受到傳統教條的箝制。

世賢：來來來，我們重新編寫一齣真情實意的白蛇傳吧！

天樂：如何表現真情實意？

世賢：既然許仙對白素貞不是真情，不如，我們就讓許仙愛上青蛇！

萃心：千萬不可。

滿銘：你是誰？

萃心：我是京劇社社長楊萃心。

天樂：哦~~妳終於來啦！

羽妮：我們打算用改編白蛇傳歡迎你們加入話劇社呢！

孟宇：你們一定會覺得很好玩，好玩到不想再玩京劇了吧！

世賢：你倒是說說，許仙爲什麼不能愛上青蛇！

萃心：(唱) 白素貞一心一意愛許仙，

那許仙怎能夠移情別戀。

滿銘：這都什麼時代了，男歡女愛本來就是各取所需嘛。

萃心：既然要真情實意，如何又用情不專？

世賢：感情是要在錯誤中學習，沒試過怎麼知道是不是真情？

萃心：這才是移情別戀的藉口，情到真處，忠貞二字自然流露。

天樂：我們只是在嘲諷世情，現在可是小三當道。

萃心：(唱) 問世間可有人寧當小三？

誰不願擁有那真摯情緣？

世賢：(唱) 這都是兒女情態空作夢，

無衝突無張力無戲可觀。

萃心：(唱) 情到深處自有那知音人，

三心二意說什麼情真？

世賢：(唱) 感情事從來是亂緒紛紛，

新世紀不會有白素貞。

萃心：是你不相信這世界上有純粹的愛情，怎麼可以扭曲了白蛇傳的情真？

世賢：什麼是純粹的愛情？

萃心：(唱) 一句話問得我猛地住口，

千言萬語也無法說得足夠。

這純粹的愛情別無所求，

真情意就是萬世不朽。

相見時自能把心事猜透，

不見時一歲如隔三秋，

歡喜時兩人話語說不休，

心痛時卻只問他可安否？

縱然是世間誘惑多，

也不會有新人就忘了舊。
妖鬼蛇神也有那意合情投，
誰不願擁有那天長地久？
這世界忘卻了單純守候，
京戲裏仍舊是把真心留，
情到真處忠貞二字自然流露，
這樣的心這樣的情你們有沒有？

羽妮：人要是都這麼真心，還有戲可唱嗎？總是要製造衝突，才有情節高潮呀！

萃心：爲衝突而衝突，意義何在？

滿銘：妳說的根本不是真心，是傳統。妳要知道，傳統不一定就是真理，現代人應該要會反思。

萃心：小青愛上許仙是什麼真理？許仙背叛白素貞就是對傳統的反思？

【萃心與眾人舌戰。

聚光燈打在世賢身上】

世賢：（獨白）京戲有這麼好嗎？值得她這樣舌戰群雄？真是一個獨特的女子，單純的可笑，到現在還相信海枯石爛的戀情，（一笑）也難得她這樣的單純，就像京戲一樣脫離現實，夢幻得很……很……

天樂：妳不要搞錯了，是你們京劇社混不下去了，才加入我們話劇社喔！

萃心：我們不是加入話劇社，而是借用你們的社辦，等到我們有了自己的社辦以後，自然就會離開。

滿銘：學校既然叫我們併社，就不會再給你們社辦的，何況我們已經申請了期末公演的場地，一個社團可不能申請兩次期末公演。

羽妮：是呀，我們改編白蛇傳也是爲了你們，讓你們也能一同參與，妳倒是不識好歹。

萃心：不是我不識好歹，白蛇傳的情感白蛇傳的美，豈是你們能了解的。京戲不在乎事相上的真實，她要求的是情感的真實，你們懂嗎？

世賢：白蛇傳再美，京劇再真實，又有什麼用？我聽說你們社員都走得差不多了，戲怎麼演下去？

萃心：我會有辦法的。

世賢：京劇社之所以會併入戲劇社，就是公演的經費太過龐大，沒有學校的金錢支援，妳要怎麼公演？

【祖光上場】

萃心：（氣弱）我會有辦法的。

羽妮：大學不過四年，妳遲早要畢業的，何必這樣執著。

萃心：（無力的）是呀，我已經大四了，趙老師也……或許，這將會是京劇社最後一次公演了。

世賢：最後一次公演？

萃心：（防衛的）我是說，是我畢業前最後一次公演。

世賢：那麼，這一次，就讓你們最後一次公演吧。

眾人：什麼？

萃心：你是說真的？

世賢：我倒想看看什麼叫真情實意的白蛇傳。

孟宇：那我們的公演呢？

世賢：照常呀。

天樂：分開辦？

世賢：一起辦，都已經併社了。

滿銘：怎麼辦？

世賢：一人一半？

眾人：什麼？

世賢：我們上半場，他們下半場。我們演我們的白蛇傳，他們演他們的白蛇傳。

萃心：好，一言為定。

眾人：世賢！？

祖光：萃心！

【世賢好奇的打量祖光，祖光也不客氣的回望】

萃心：祖光？你怎麼來了？

祖光：我有話對你說。

【戲劇社員拉著世賢自顧自的討論起來，祖光拉著萃心走出戲劇社】

祖光：萃心，放棄了吧，不要公演了。

萃心：你怎麼說這樣的話？

祖光：你爲了公演的經費去打工了吧？你的身體會累垮的。

萃心：是呀，你該知道這次公演對我來說有多重要，你怎麼反要我放棄？

祖光：妳打工能賺多少錢？公演只剩下三個月了，文武場的鐘點費、梳化阿姨和租借戲服，少說也要好幾萬，打多少工都賺不來的。

萃心：既然如此，我更希望你能幫忙，而不是阻止。

祖光：你難道不知道我……我對你……

萃心：好了，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

祖光：我一定要說，我藏著好久好久的心事，今天一定要對你說……（燈暗）

第四場：斷橋初排

場景：小禮堂

人物：趙老師、趙師母、萃心（飾京劇小青）、如玉（飾京劇白素貞）、阮世賢、羽妮（飾話劇小青）、孟宇（飾話劇許仙）、天樂（飾話劇白素貞）、滿銘、校醫

【阮世賢忙進忙出，孟宇、羽妮、天樂、滿銘在一旁吃便當。另一邊是趙師父給京胡調音，如玉在一旁喊嗓，戲劇社受喊嗓聲驚嚇，裝模作樣的笑弄著
本場戲皆以現代京劇方式表演，惟演〈斷橋〉時以技藝拙劣的傳統戲表演之，話劇社讀劇時，以誇張的舞台劇聲調表演之】

趙老師：好了，如玉，來西皮散板。

【如玉站立在趙老師身邊】

如 玉：素貞我，卻已柔腸寸斷了哇！西子湖依舊是當時一樣，

【話劇社社員好奇的觀望，
萃心上，默默經過話劇社社員身邊，站在一旁聆聽】

如 玉：看斷橋，橋未斷，卻寸斷了柔腸。魚水情，山海誓，他全然不想，
不由人咬銀牙埋怨許郎。

趙老師：（低喃著）不搭調呀，（嘆氣）你先找師母把身段練好。

【如玉走向一旁練習斷橋的身段，趙師母上場指導著如玉】

趙老師：萃心，我看我們別排斷橋了，排大登殿吧，大家都有戲。

萃 心：老師，好幾個同學很久沒來社團了，也聯絡不上，應該不會參與這次公演了，演大登殿怕人不夠。

趙老師：演金玉奴吧，妳嗓子好，妳來演。

萃 心：可是，我現在是社長，有很多行政事項要處理，不能像以前一樣可以專注學戲。

趙老師：這斷橋怕如玉吃不下來。

萃 心：老師，如玉一直很用心練習，學唱斷橋也已經很久了，登台演出應該不是問題，何況（瞥一眼話劇社員），話劇社也要演白蛇傳。

趙老師：（不屑的）他們演他們的，我們演我們的。

萃 心：老師，我不想輸給他們，我們的白蛇傳絕不會比他們的白蛇傳差。
趙老師：妳...妳這丫頭脾氣真硬。
萃 心：老師，這次.....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公演了。我明年就畢業了，聽師母說，最近老師身體也不太好.....
趙老師：（沈默許久）許仙呢？怎麼還沒來？
萃 心：（為難的）他.....一回兒就來了。
趙老師：（喃喃自語）學戲也不靈光，愛來不來。

【萃心焦急的經過話劇社成員，站在門口等孫祖光，播打手機，手機卻不通】

世 賢：劇本好了，一人一份，等一下先對詞。

【戲劇社員拿起劇本研究。

孫祖光上，與萃心對上眼，兩人一陣尷尬】

萃 心：進去排戲吧！（轉身）
祖 光：萃心。
萃 心：（若無其事的）什麼事？
祖 光：昨天晚上我想了很久.....
萃 心：（緊張的）你又.....
祖 光：我還是.....
萃 心：你還是不放棄嗎？
祖 光：你知道我沒有放棄過。
萃 心：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們之間不可能的。
祖 光：妳不是說過，妳欣賞愛歡京戲的男孩子嗎？我做得不夠多嗎？
萃 心：祖光，對不起。
祖 光：萃心，（唱）我為你專心的學習京戲，
我為你成為了社團班底，
我為你受盡了同學嘲譏，
我為你失去了原來的自己。
原以為如此能打動妳心扉，
誰知道我不是妳的依歸，
為著此難掩那意冷心灰，
反覆輾轉難展愁眉。
妳的容顏在心頭徘徊，
見著妳更添著幾分傷悲，
就讓我瀟灑的把手揮一揮，
不帶走雲彩不需要人陪。

萃 心：你這是什麼意思？

【話劇社員練發聲，打斷了祖光的話。兩個人自然而然放大了音量】

祖 光：我想放棄了.....

萃 心：你會找到一個適合你的女孩子。

祖 光：我想了很久，我還是離開京劇社吧！

萃 心：你不是說你喜歡京劇嗎？現在又爲什麼離開？

【話劇社員的發聲過然停止】

祖 光：（提高聲量）比起京劇，我更喜歡妳。

【所有的話劇社員望向萃心和祖光，萃心臉紅得說不出話】

祖 光：對不起，我不能演許仙了。（下場）

【趙老師的京胡聲揚起】

趙老師：該排戲了。

如 玉：來了。

**【萃心轉身與世賢視線相對又慌忙瞥開，
萃心心神不寧的在話劇社員的注視下走向趙老師】**

萃 心：老師。

趙老師：許仙呢？

天 樂：那個許仙他說他.....

萃 心：他身體不舒服，今天請假。

天 樂：他明明....

【羽妮扯一扯天樂，天樂噤口不言】

世 賢：專心點，看你的台詞。

趙老師：（深深嘆一口氣）你們倆就先排前面那一段吧，今天就排到許仙上場之前。

萃 心：是。

如 玉：是。

趙師母：來，這是上場門，記得，妳（指著如玉）先唱西皮導板然後出場，妳（指著萃心）再上場。

世 賢：好了，不要再看戲了，不要忘了我們是來排戲的。

【話劇社員圍坐在一起讀劇，滿銘坐在電腦前負責紀錄。

以下片段是話劇社與京劇社同時排戲，對白互相交錯

話劇社讀劇時以舞臺劇形式表演之】

天 樂：（捏著鼻子，拉尖嗓子）官人，素貞我不勝酒力了。

【趙老師拉起京胡，西皮導板開頭過門揚起】

世 賢：天樂，雖然是男扮女裝，但要記住，不是搞笑，反而要很認真。

孟 宇：愈認真愈好笑吧？

【話劇社員笑成一團】

趙老師：（中斷琴聲，低聲咒罵）搞什麼，重新來過！（再次拉起西皮導板）

羽 妮：為什麼要讓天樂扮成白素貞？

世 賢：白素貞主動極積，一路扶持許仙，我認為她是個性強勢的女人，所以設定她的形象較缺乏女性特質，正好和羽妮演的小青成明顯的對比。

天 樂：了解，了解，再來一次。（捏著鼻子，拉尖嗓子）官人，素貞我不勝酒力了。

如 玉：（內西皮導板）殺出了…….

羽 妮：姐姐，我扶妳回房休息吧！

如 玉：金山寺…….

孟 宇：娘子，再喝一杯吧，難得妳兩姐妹與我三人可以這樣盡興對飲，讓我們痛痛快快醉一回。

如 玉：怒如烈火！（做出場身段）

天 樂：官人，為妻已不勝酒力了。（低語）妹子，待我回房後一定會現出原形，妳在這絆住許官人，千萬不要讓他回房。

羽 妮：為什麼？

天 樂：傻丫頭，萬一給許官人看到我的真面目那還得了。

羽 妮：這倒是。

天 樂：你也小心喝雄黃酒，這酒，喝不得的。

如 玉：（哭頭）啊！

羽 妮：我……（聽到哭頭）我……

如 玉：狠心的官人哪！

世 賢：（對著羽妮）一句話好好講，拖那麼長做什麼？

如 玉：天吶！

【世賢被這一喊驚呆了，羽妮噗斥笑出聲】

天 樂：這……我們要怎麼演啊？

萃 心：（上場，因天樂的話中斷排演）你們不要干擾我們排戲好嗎？

天 樂：明明是你們干擾我們。

趙老師：做什麼？

如 玉：他們。。。。。

趙老師：他們排他們的，我們排我們的。

世 賢：專心點。

【話劇社員坐下討論劇本】

趙老師：來，從小青上來開始，匡匡匡匡。。。。。（口唸鑼鼓經）

如 玉：青兒

【天樂隨著趙老師的節奏跳起熱舞，羽妮笑彎腰，世賢用劇本打了天樂一下。

萃心演青蛇追上，與如玉相抱而哭】

萃 心：姐姐。

孟 宇：娘子，妳……

羽 妮：許官人，讓姐姐回房歇息吧，我陪妳再喝兩杯。

如 玉：（西皮散板）法海賊無故…

天 樂：（裝出嬌媚聲）官人，你再多喝兩杯，奴家先回房了。

如 玉：起風波。官人不該……

羽 妮：來（倒酒）再喝一杯（兩人杯觥交錯）

如 玉：辜負我，害得素貞受折磨。

孟 宇：妳姐姐怎麼樣了？

萃 心：姐姐怎麼樣了？

羽 妮：姐姐沒事，許官人不必擔心。

如 玉：（受干擾的）腹中疼痛，寸步難行，如何是好？

孟 宇：妳…和妳姐姐愈來愈像了。

萃 心：想是就要分娩了，且到前面橋邊…

羽 妮：哦？怎麼說？

萃 心：少坐片時，再想主意吧。

孟 宇：一樣的善解人意，一樣的溫柔。

如 玉：只好如此。

羽 妮：我和姐姐一樣善解人意，怎麼就沒有像姐夫一樣的男子愛我呢？

如 玉：（萃心扶如玉眺望湖上）青妹，這不是斷橋麼？

孟 宇：（深情的）青妹，其實我…。（受到京劇社干擾）

萃 心：正是。

羽 妮：姐夫？

如 玉：哎呀！斷橋哇！想當日與許郎雨中相見，也曾路過此橋，於今橋未曾斷，素貞我……。

孟 宇：（悶悶不語的喝下三杯酒）其實我，一直都喜歡著妳。

如 玉：卻已柔腸寸斷了哇！

羽 妮：姐夫…。姐夫的心意我何嘗不知。

如 玉：（西皮散板）西子湖依舊是當時一樣…

孟 宇：那妳……

如 玉：（唱）看斷橋，橋未斷，卻寸斷了柔腸。

羽 妮：（望著酒不敢喝，欲言又止的）我有許多難言之隱，早在西湖初見面時，我…。我對你…。可是我…。姐姐他。。。。唉

如 玉：（唱）魚水情，山海誓，他全然不想……

孟 宇：（握住羽妮的手）妳的心也同我一樣嗎？（羽妮輕輕點頭）

如 玉：（唱）不由人咬銀牙埋怨許郎。

羽 妮：只是，姐姐她……

孟 宇：我們先別提她，現在，就提我們。

萃 心：這樣負心之人，小青早就勸姐姐捨棄了他，姐姐不聽。

孟 宇：愛情什麼時候會來我們並不知道，但愛只求真心真意。

萃 心：於今害得姐姐有孕之身，這樣顛沛流離，

羽 妮：可我不想傷害姐姐。

孟 宇：所以，妳寧願傷害我嗎？

萃 心：俺小青若再見許仙之面，定饒不了他！

羽 妮：姐夫，我今天才知道你對我的心意，我從來不敢想會有這麼一天。

如 玉：為姐也深恨許郎薄情無義，只是細想起，此事也只怪那法海從中離間，以致如此。

孟 宇：法海曾經說過，我的姻緣路不會順遂，我想，我和妳姐姐之間或許並不那麼合適。

萃 心：雖然法海不好，也是許仙不該忘了前情，聽信他的挑撥。

羽 妮：姐夫，你不該聽信他的挑撥。（與萃心一同唸出）

【兩方全停了下來】

世 賢：羽妮，妳的台詞明明是「可姐姐對妳十分用心」，怎麼搞的？

趙老師：（鐵青著臉）繼續。

羽 妮：我也不知道，不知不覺就……

如 玉：許郎疑懼于我也時常情，還是那法海不好。

萃 心：咳，到了今天你還這樣向著他，你的苦還沒受夠麼，姐姐？

【話劇社繼續讀劇】

孟 宇：青妹，妳總是幫著妳姐姐，那妳自己呢？

羽 妮：姐夫，我只要默默的愛著你就心滿意足了。

如 玉：青妹啊！（西皮散板）我與他對雙星發下誓願……

世 賢：這時侯你敬小青一杯酒。

如 玉：夫妻們相信賴各不猜嫌。

世 賢：這是一杯定情酒。

羽 妮：那我呢？

萃 心：（西皮散板）賢姐姐雖然是真心不變……

世 賢：妳看著許仙停 5 秒，接下這杯酒。

萃 心：那許仙已不是當時的許仙。

孟 宇：這時候我就說，青妹，你這樣，叫我怎能不愛妳。

萃 心：叫天下負心人吃我一劍！（朝孟宇刺過去）

孟 宇：幹什麼呀？

如 玉：你們這齣戲分明是故意鬧場的嘛。

世 賢：說好了各自演各自的白蛇傳，誰衝著誰？

羽 妮：聲音最大的是你們耶，我們都沒說什麼了。

如 玉：萃心，算了啦。

【趙老師像是沒聽到他們的爭吵，繼續唸著鑼鼓經，邊拉邊唱著許仙的西皮散板：不分日夜奔家園，一路只把賢妻唸。。。。】

萃 心：你們把白蛇傳搞成這樣子，像什麼話？

世 賢：你懂什麼，這齣戲表現的是受限於傳統教條的愛與真情真愛的衝突。

萃 心：許仙和青蛇是真情真愛？根本就是奸夫淫婦。

世 賢：（指著如玉）那妳說，妳為什麼要嫁給許仙，愛他嗎？不過是爲了報恩，這不是受限於傳統教條嗎？

如 玉：萃心，怎麼辦啦？

萃 心：（瞪著孟宇）那你倒是說說，當初爲什麼要和白素貞結婚？是色慾薰心嗎？現在又爲什麼愛上青兒，你懂什麼叫愛嗎？

孟 宇：你問我做什麼？你去問你們家的許仙。

天 樂：你們家的許仙不是也喜歡青兒嗎？

萃 心：你（漲紅著臉）….

【趙老師忽然倒下，琴掉落地面】

萃 心：老師？老師？（驚慌的）

如 玉：師母！師母！

世 賢：需要幫忙嗎？

萃 心：快叫校醫。

【孟宇立即下去打電話】

師 母：（急上）怎麼會？

羽 妮：剛才我們在吵架的時候，他就。。。。。

師 母：（以中醫手法捏揉趙老師）放心，放心，會沒事的，一定會沒事的。

孟 宇：校醫來了。

【校醫上場，用担架抬起趙老師】

萃 心：師母？

師 母：不會有事的。

萃 心：我也去。

師 母：我陪著趙老師行了，你們去老師會不自在。

【校醫、趙老師和趙師母下】

天 樂：你們老師怎麼了？

萃 心：老師他....有血癌。

如 玉：什麼？那他還來給我排戲。

萃 心：師母說，戲是老師的生命，讓他給我排戲，好讓老師渡過人生最後這段時日。

世 賢：原來如此。

羽 妮：我們，真的不是故意的。

孟 宇：我們這齣白蛇傳也是耗費許多心力寫出來的劇本，是認真的。

萃 心：和你們沒有關係，和白蛇傳也沒有關係。

如 玉：祖光要是知道了，今天就不會缺席了。

萃 心：他早就知道了。

如 玉：你早告訴他了？

萃 心：點頭。

如 玉：那他…。
萃 心：他不會來了。
孟 宇：他愛上青蛇了，罪該萬死，來不了了。
世 賢：孟宇~~這裏沒我們的事，回去了。
如 玉：祖光不來演，沒有許仙，斷橋還唱得下去嗎？
萃 心：會有許仙的，一定會有辦法。
如 玉：萃心，不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學校社團這麼多，除了京劇社，還有很多社團值得參加。
萃 心：如玉，老師時日不多了，這可是最後一場公演吶。
如 玉：別想太多，盡力就好，我先回去了。
萃 心：（回顧四周，看著話劇社員在一起做事，自己却形單影隻，緩緩拾起胡琴）
不成調老胡琴走板荒腔
弦馬琴弓千斤勾驀地鬆綁
踉蹌落地好不淒涼
無人聞問猶自慌張
是蒼天忘却了歸還暖陽
冷冷月光孤零零獨照西窗（燈暗）

第五場 角色替換

場景：話劇社辦

人物：阮世賢、萃心

【夜晚。萃心在社辦，門緊緊關著。

只有手機微弱的燈光，萃心用耳機聽京劇出神。

世賢上，穿越小禮堂，佇足】

世賢：純粹的愛情？真情？這純粹的愛情別無所求，真情意就是萬世不朽。
相見時自能把心事猜透，不見時一歲如隔三秋，歡喜時兩人話語說不休，心痛時卻只問他可安否？縱然是世間誘惑多，也不會有新人就忘了舊。
妖鬼蛇神也有那意合情投，誰不願擁有那天長地久？這世界忘卻了單純守候，京戲裏仍舊是把真心留，情到真處忠貞二字自然流露，這樣的心這樣的情我有沒有？（笑一笑，搖搖頭）這京戲的魔力究竟是什麼？

【微微的文武場伴奏聲響起，世賢看看四周，却什麼也沒有】

世賢：這是什麼聲音？我究竟是怎麼了？（隨著開頭過門不知不覺唱了起來）

一剎時阮世賢不再是阮世賢，
腦海間迴盪著昇歌管弦，(學起萃心舉劍的身段)
忍不住學起她旋身舞劍，
學不了小妮子堅毅容顏。
哪一種心事叫坐立難安？
哪一種心情像蛺蝶斑斕？
哪一種人兒會反覆牽延？
哪一種相見是前世情緣？
莫非是話劇社的阮導演，
愛上了京劇社的小花旦？
哈哈，
無心的比喻忒危險，
不自覺已跳下這愛情圈圈。

(白)我這是在做什麼？自我剖白嗎？我是話劇社社長！我是話劇社社長！
(拍拍自己的頭)(打開社辦門、開燈)

萃心：是誰？

世賢：是你？

萃心：你來做什麼？

世賢：我.....過來看看。

萃心：(沈默)

世賢：趙老師人怎麼樣了？

萃心：不好，還在醫院。

【兩人沈默，世賢却無法專心處理自己手邊的事】

世賢：你們的戲怎麼辦？

萃心：師母她已經請朋友幫忙，錄了文武場，讓我們自己排戲應急著用。

世賢：演出時趙老師若還是....

萃心：就算用錄音帶，我們也要完成最後一場公演。我們一定會如期公演的。

世賢：可是，你們的許仙...

萃心：我會想辦法。

世賢：每次你都說你會想辦法，想出來了嗎？

萃心：京劇社絕不可以在我手上廢社，我一定會找到解決方法的。

世賢：想什麼辦法？接受許仙的告白嗎？

萃心：什麼許仙，他叫孫祖光。

世賢：接受他的告白，不就解決了嗎？

萃心：(沈默)

世賢：妳真的？

萃心：不關你的事。

【兩人再次陷入沈默】

世賢：我來演吧！

萃心：演什麼？

世賢：許仙，我來演你們的許仙。

萃心：你？

世賢：我可是話劇社社長。

萃心：我們要的是京劇的許仙，不是隨隨便便的許仙。

世賢：我不是隨隨便便的許仙。

萃心：你會唱京劇？（期待的）

世賢：不會。

萃心：（失望）

世賢：不會就不能演嗎？

萃心：你告訴我，不會唱京劇要怎麼演？

世賢：文武場都可以用錄音的，我也可以來對嘴吧。

萃心：這，演出來會變成笑話吧。

世賢：我是認真的，這不是你們最後一次公演嗎？

萃心：這不是鬧著玩的。

世賢：我沒有在鬧著玩。

萃心：我們可是不演許仙愛上青蛇的戲碼。

世賢：你以為我會愛上。。。 （兩人頓時臉紅）不然，我們現在來試排一段。

萃心：你想試，我就讓你試試。

【萃心拿出一雙靴子、十分破舊的小生衣褶令世賢穿上】

世賢：這是什麼？

萃心：許仙的鞋。

世賢：（失笑）這麼高呀。

萃心：（正色的）穿上。

【萃心替世賢穿上衣褶】

世賢：這衣服怎麼這麼舊？

萃心：經費不夠，將就著穿吧！

世賢：（拉著水袖）這兩片是做什麼的？

萃心：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要是沒有水袖，京劇的味道就不一樣了。

世賢：是嗎？有了水袖，限制也不少吧？

萃心：你們話劇社的人就是想太多，什麼都要質疑，什麼都要批判。

世賢：難道京劇社就什麼都不想嗎？

萃心：在想之前，我們寧可用心感受。

世賢：用心感受？

【萃心找出一張CD播放〈斷橋〉

萃心邊向世賢說戲，教身段。

正解說許仙唱段西皮散板「神風一陣到家園，一路只把賢妻念。卻見她花憔柳悴斷橋邊，小青兒腰懸三尺劍，圓睜杏眼怒沖天，怪不得她把許仙怨，我害得她姐妹不周全，不顧生死把賢妻見」，世賢的生澀不時令萃心哭笑不得】

幕後：(唱) 一聲聲 一句句 珠圓玉潤
一舉手 一投足 飄飄衣裙
無奈是 曲高和寡 無人聞問
送走來 迎又去 影亂紛紛
戲中人 人入戲 何必非真
人世間 聚還散 片刻如夢
倒不如做一個無憂無慮的大學生

【不知不覺，日復一日，已練習了好一段時日，
世賢反覆練習萃心所教的身段和走位】

萃心：(唱)

本道是京劇社不該併入話劇社，
南轅北轍怎能結合？
誰知曉急難時都是他……
他讓京劇社度過了坎坷，
期末公演聽得到斷橋聲歌，
眼前又替補上許仙角色，
人生事有多少莫可奈何，
多少人躲得過這無情波折。

世賢：「一路上只把賢妻念」唱完以後，轉過身就見到白素貞嗎？這樣合理嗎？

萃心：其實，我怎麼想也想不通。

世賢：是嘛，我也是想不通。

萃心：你為什麼再三的幫助我？

世賢：什麼？

萃心：如果沒有京劇社，公演不需要一人一半，排戲不需要互相干擾，你也不需

要學做一個你不認識的許仙。

世賢：(唱)

本道是京劇社不該併入話劇社，
南轅北轍怎能結合？
却見你身肩著倒社負荷，
不低頭不認輸面對波折。

(白)我想，京劇必有那迷人之處，才會有妳這個奇妙女子。

(唱)那一日妳隻身一人闖社辦，

為真情兩字勇於論戰，
初排時妳腰懸三尺劍，
圓睜杏眼怒冲天。
這也怪不得妳把許仙怨，
許仙他不應該用情不專。
誰料想趙老師病榻纏綿，
又見妳花憔柳悴斷橋邊！
罷罷罷，
我只得粉墨登場來扮演，
莫讓那期末公演不周全。

萃心：不許拿許仙的戲詞來笑我。

世賢：我可是很用心的學呢！喏，你說說看，「一路上只把賢妻念」唱完以後，
轉過身就見到白素貞嗎？這樣合理嗎？

萃心：在京劇裏一轉身，往往就是翻山越嶺、千年萬年。

世賢：(沈吟)很詩意。

萃心：這次你不質疑，不批判了嗎？

世賢：妳不是說要用心感受嗎？

萃心：那許仙雖然只是一轉身，却代表著經歷艱辛萬苦才見著白素貞。

世賢：就像這次期末公演，完整呈現的背後經歷了多少風波。

萃心：對我來風波本身不足道矣，那份心才是最可貴之處。

世賢：這就是京劇？

萃心：也是人生。

世賢：這樣的人生太不合理。

萃心：人生本來就不合理。

世賢：(大笑)(唱)

一語喚醒夢中人，
什麼是假什麼是真？
眼前可見的已是真假難分，
有多少看不見的緣起種因。

萃心、世賢：(合唱)

有多少看不見的緣起種因
一剎那就是萬劫紅塵

幕後：(唱)

京劇社本不該併入話劇社，
南轅北轍怎能結合？
如今却是兩人一唱一和，
唱一齣戲中戲曖昧情歌。

第六場 又見斷橋

場景：小禮堂

人物：萃心、如玉、世賢、孟宇、羽妮、滿銘、天樂、搖滾社若干人

【小禮堂排戲。

話劇社成員全到場，京劇社只剩下如玉與萃心
沒有文武場，只有一台小錄音機，
萃心、如玉、世賢身上穿著破舊的戲服】

如玉：你說的許仙就是他？

萃心：是。

如玉：我們演的是京劇還是話劇？

萃心：京劇。

如玉：他不是話劇社社長嗎？

孟宇：也是我們的導演。

世賢：同時也是你們的許仙。

如玉：孫祖光呢？

天樂：被你們社長 FIRE 了。

羽妮：我們社長情義相挺，妳有什麼不滿意的？

如玉：萃心？

萃心：妳放心，我和他排過了幾次，上台沒問題的。

如玉：唱呢？他不會吧京劇唱成音樂劇吧？

萃心：不會，(小聲的)用對嘴就可以了。

如玉：什麼？

萃心：其實，這一次也不會有文武場了。

如玉：那要怎麼演？

萃心：醫生不讓趙老師出院，師母會製作完整的音樂，除了整場斷橋的文武場，還有許仙的唱段都會先錄好。

如玉：戲服呢？

萃心：經費不夠，只能借這些快被淘汰的戲服。

如玉：化妝呢？

萃心：我們自己來吧！

如玉：不會吧，這就是你堅持的京劇？

萃心：如玉！（唱）

今非昔比光景不再，即是如此絕不懈怠。

京劇傳唱千秋萬載，千山萬水全在空台，

唱念作打不容更改。無奈橫遭情勢敗壞。

有道是

力挽狂瀾時轉運來，用心學戲認真彩排，

有人出人有才出才，期末公演指日可待。

如玉，我只想讓趙老師看到最後一次公演，他老人家這一輩子.....

如玉：期末公演他不會來了，不是嗎？

萃心：就算是老師不能來，這份心不能變。

如玉：老師看到這樣的京劇會高興嗎？

萃心：如玉，如果連這樣的京劇都沒有了，趙老師還有什麼？我已經盡我最大的努力了，妳一定要支持我好嗎？

孟宇：不好意思，話劇社社員可以插一句話嗎？

羽妮：現在我們是同一個社團了。

孟宇：依我看，京劇社本來就不該併入話劇社，我不了解什麼叫「這樣的京劇」，再怎麼變，京劇還是京劇，不是嗎？

世賢：什麼都可以變，就是心不能變。（唱）

世道衰微人心丕變，變如不變真情問天。

天亦有情此心堪憐，憐惜多情化險為安。

如玉：萃心，你快要把話劇社變成京劇社了。

世賢：我們本來就是同一個社。

【滿銘敲著大鑼上場】

滿銘：你們看，我最新研發的表演。兄弟們，上！

【一群穿著搖滾的年輕人上場，大家結合鑼鼓經、B-Box 搖滾節奏和大鑼進行表演，京劇和話劇社員都看傻了眼】

滿銘：怎麼樣，酷不酷？

天樂：（興奮的）太厲害了，感動得要哭了。

孟宇：這不是你的創意吧？你怎麼可能有這種才華？

滿銘：這是我和我的麻吉一起發明的表演，不過，這還要感謝京劇社的趙老師。

萃心：趙老師？

滿銘：上次聽他給你們排戲時唸什麼匡呀切的，實在太有趣了，晚上在搖滾社練唱時忍不住唸了一下，我們就發展出了剛才那段表演。

如玉：沒想到，京劇還挺跟得上潮流呢！

天樂：你倒是把搖滾社和京劇社併社了。

世賢：不只如此，我和滿銘還有一個計畫。

羽妮：什麼計畫？

世賢：這次的期末公演要售票展演。

萃心：這使得嗎？

如玉：不要錢的都不來看，要錢的還有人想來嗎？

世賢：宣傳單打上「浪潮新熱音 東西戲劇大車拚」。

天樂：校園裏對於戲劇社、京劇社同台尬戲早就傳得沸沸揚揚的。

孟宇：老實說，很多人想來看京劇社出醜。

滿銘：中場時間我和我的麻吉們就要表演剛才那一段「浪潮新熱音」，讓他們知道京劇有多酷。

羽妮：就是呀，酷得把話劇社長收編成京劇社員了。

世賢：售了票，有了經費，就有錢租借戲服，我就不穿這身破舊的衣褶，我可是本校有名的校草，上台的打扮怎麼可以隨隨便便。

如玉：你這樣極盡所能的幫助京劇社，到底安什麼心？

天樂：聽說這是你們最後一次公演嘛，這一番感天動地之後，京劇社的社員全都會心甘情願的變成我們話劇社的成員了。

如玉：公演後，我和萃心就要畢業了，京劇社也就沒社員了，你們這樣做，對你們話劇社一點好處都沒有。

世賢：並不是做每一件都是為了得到好處，更重要的是這份心意。更何況，京劇社的加入對我們來說，無寧是開了一扇更廣闊的門。

滿銘：京劇社就要沒啦？怪可惜的，這麼酷的東西！唉！

羽妮：（唱）趙師母多溫柔輕聲細語，

孟宇：（唱）胡琴聲悲惻惻幽情思古，

滿銘：（唱）鑼鼓經 B B O X 多麼 M A T C H

世賢：（唱）沒有了京劇社形單影孤。

萃心：謝謝你們。

如玉：京劇社併入話劇社還真是因禍得福呢！

羽妮：你們什麼時候才要排戲呀！我今天特地來看世賢的許仙。

孟宇：這倒是，想到本校有名的校草要咿咿呀呀，好想看喔！

天樂：導演，平常多蒙你「照顧」，今天你可是虎落平陽了吧！

萃心：好，我們排戲。（播放錄音）

【世賢戒慎恐懼的維持身段，話劇社社員暗自竊笑】

世賢：走啊！（認真的隨著唱段做身段與表情，有些誇張可笑，不時不安的看著萃心，表演至「瞥見處」時，原該凝視白素貞，世賢却只看著小青露出驚喜貌）娘子！（怪腔怪調）

如玉：官人！

萃心：許仙！你來得好！（打世賢，拔劍，世賢逃躲，但身段全走了樣，一片紊亂）

如玉：青兒！青兒！

【世賢做身段時，時間點總是不合，不是太快便是太慢
話劇社員在一旁議論笑鬧】

萃心：哪裡走！

如玉：青兒不可！青兒不可！

世賢：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哭聲像笑聲）

如玉：（白）怎麼你、你、你、你今日也要為妻救命麼？你、你、你——
（西皮快板，聲音漸小）

你忍心將我傷，

端陽佳節勸雄黃。

你忍心將我誑，

才對雙星盟誓願，你又隨法海入禪堂。

你忍心叫我斷腸，

平日恩情且不講，不念我腹中還有小兒郎？

你忍心見我敗亡，

可憐我與神將刀對槍，只殺得雲愁霧慘、波翻浪滾、戰鼓連天響，

你袖手旁觀在山崗。（燈暗）

手摸胸膛你想一想，

你有何面目來見妻房？

第七場 人生如戲

【公演後台

聚光燈

裝扮完成的萃心為世賢化妝】

幕後：(唱)

扮戲歷程如生命繁瑣隆重，
濃淡間自有那奧妙其中。

萃心：(唱)

塗脂粉畫底彩面如冠玉，印堂間一抹紅軒昂氣宇。
畫眉勾眼定妝英姿足具，撲朔迷離好一似佳偶仙侶。
亂紛紛難平息千思萬緒，靜悄悄勝過了千言萬語。
人間戲本就是如幻如虛，還是攙了許仙好上場去。

【電話聲響，萃心接電話，世賢逕自著裝】

萃心：師母，老師好嗎？(擔憂的) 嗯...是...，師母。不要緊，我們配著錄音練過很多遍，不會出錯的，請老師好好休息，保重身體。

如玉：老師還是不能來？

萃心：老師昨天才做了化療，今天身子虛得很。

如玉：這樣也好，老師要來了，怕更傷心。

【剛演完上半場的孟宇、天樂、羽妮身著戲服，一窩蜂上場】

天樂：滿銘的「浪潮新熱音」大受歡迎，現在前面正熱鬧歡騰。

孟宇：許多揚言中場要離席的觀眾，都想留下來看看京劇是什麼東西。

羽妮：這次公演真是太成功了。

孟宇：(看著世賢) 你是.....？

世賢：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孟宇：(哈哈大笑) 阮世賢不再是阮世賢，變成了京劇社的許仙。

羽妮：多少愛慕校草的女同學就等著看許仙呢！

天樂：你們該上場啦！

【大家紛紛下場，萃心一臉憂心，最後下場】

第八場 期末公演

場景：公演大禮堂

人物：萃心(小青)、如玉(白素貞)、世賢(許仙)、趙師父、趙師母、文武場師父、學務長、胡老師

【場景為公演大禮堂，舞台後方掛著「京劇社期末公演」幾個大字

演出方式為最樸實的空台表演型態，舞台一側傳統文武場空無一人
舞台上播放著斷橋錄音，舞台上正在演出斷橋】

萃心：(白)好，許仙，我小姐已然把真情實話都對你說了。你快去找你那法
海師父去吧。姐姐，我們走！

世賢：(白)娘子，青姐，娘子啊！

如玉：(白)青妹聽他說。

世賢：(隨著端陽唱段做身段，觀眾拍手叫好)

萃心：(萃心抓住世賢，世賢含情脈脈看著萃心，萃心心慌意亂)
(西皮搖板)許官人你又來蜜語甜言！

(白)許仙，你這負心之人，只顧你一人自在，哪裡知道小姐的苦楚！

如玉：(白)青兒，官人如今他知道了。

萃心：(白)怎見得他知道了？

(甩開世賢)(白)姐姐啊！(西皮搖板)

賢姐姐你為人心腸忒軟，怎知道男兒漢變化萬千。

世賢：(白)娘子，青兒！(西皮搖板)

許仙再把心腸變，三尺青鋒屍不全。(對著萃心唱)

如玉：(白)喂呀！(兩人跪地)

【錄音帶在此處戛然停止，萃心、世賢、如玉大驚失色，四處張望
文武場魚貫自後台入座，全場熱烈掌聲
掌聲中師母扶著蒼白虛弱的趙老師上場
萃心望向趙老師激動的哭了出來
現場鑼鼓聲大作，如玉與世賢繼續做身段
京胡聲抖擻揚起，萃心淚眼汪汪唱著西皮搖板”他夫妻”唱段…。】

萃心：(白)姐姐，多多保重，小青拜別了！(世賢拉住萃心)

白素貞：(白)青妹！(西皮快板)

我與你患難交何出此言！不念我懷胎兒就要分娩，
不念我流離在道路邊。你忍心叫為姐單絲不線，

如玉：(白)青妹，青妹！

萃心：(西皮散板)

但願得我姑爺愛定情堅。
倘若是賢姐姐再受欺騙，
這三尺無情劍定報仇冤！

世賢：(白)青姐！

【西皮散板過門揚起，萃心驀地想起該是許仙唱段，錄音却已關閉

急得想阻止趙師父却又不能，與如玉兩人不覺驚慌失色
西皮散板過門不斷反覆，世賢竟然開口唱】

世 賢：青姐但把心頭展，許仙永不負嬋娟。（全場熱烈掌聲，萃心驚喜不已）

如 玉：（白）青妹、官人來呀！（西皮散板）

好難得患難中一家重見，

學燕兒銜春泥重整家園。

小青妹攙扶我清波門轉，

（原是如玉站在中間，慌亂中却是萃心居中，拉著兩人的手）

猛回頭避雨處風景依然。

【全場爆以熱烈掌聲，叫好聲不斷

趙老師站起，更是掌聲如潮】

趙老師：（拿著麥克風，聲音顫抖）今天，（全場靜默無聲）我從醫院裏偷跑出來，

就爲了看京劇社最後一場公演，是我的學生，拚了命完成的最後一場公演。

所以，我就算死在這舞台上，都要來。（師母拭淚，萃心與如玉也哭成一團）

我老了，沒什麼好求的，今天這樣，夠了，夠了。

學務長：（與胡老師上場）演出成功！演出成功！太好了！太好了！

胡老師：趙老師，京劇社有望了。

趙老師：你說什麼？

學務長：這次話劇社、京劇社和搖滾社聯合演出，在本校已經造成轟動，董事會

認爲，這是本校別開生面的校園文化，有利於宣傳，所以決定（慎重的）

每年撥5萬元讓京話社籌辦聯合社團期末公演！這當中一定要保有京劇精神。

萃 心：京話社是怎麼回事？

胡老師：就是話劇社和京劇社併社後的新名稱，你們的合併可是一大成功吶，學

校還打算蓋一個新大樓，一樓劇場，二樓排練場，三樓以上是社團辦公室！

如 玉：學務長，我和萃心畢業後，京劇社就後繼無人了，這京劇精神要如何保有？

【一群女學生帶鮮花衝上台包圍了世賢、如玉和萃心】

女大學生：我們要加入京話社！！

學務長：你們看，京劇社併入話劇社，我可是用心良苦呢！（與胡老師同下場）

【孫祖光抱著鮮花默默上台】

萃心：你？

祖光：這花，是送給他的。（看著世賢）

世賢：（撥開人群走向祖光）多虧了他教會了我「青姐但把心頭展，許仙永不負嬋娟」。

如玉：這怎麼回事？

祖光：（一笑）他一心一意想把白蛇傳改編，許仙永不負青姐姐。

萃心：（臉紅）胡說八道。

如玉：那你？

【趙師父、師母、話劇社員全都聚攏過來】

祖光：我來祝福萃心。。和你們，公演非常成功。

【奏喜慶樂
燈暗】

第九場 曲終人圓

場景：散戲後的舞台

人物：阮世賢、萃心

【小青妝扮的萃心一個人站在沒有布景、沒有砌末、沒有演員、沒有文武場、沒有觀眾的舞台，幕後傳來萃心和趙老師的對話】

趙老師：今天這戲演得好哇，萃心，多虧妳了。

萃心：可是，老師，京劇不像是京劇了。

趙老師：丫頭，妳要記住，京劇是活的，不是死的。

萃心：老師？

趙老師：它是可以置死地而後生，永永遠遠保存的藝術，就算樣子變了，精神是不會變的。

萃心：老師，我以為你會喜歡它原來的樣子。

趙老師：原來的樣子？哪裏有人可以一直保有原來的樣子？我老了，這付軀殼也留不住了。

萃心：你還會回來教我們嗎？

趙老師：不管我能不能回來，總會有人讓京戲繼續唱下去的。（聲音消失）

萃心：（唱）

戲散了

人走了
琴聲停了
時間靜止了

【幕降，萃心站在幕前

薄幕後可以看見大學女生們練習身段的身影，隨著歌聲逐漸緩慢，
學生來來去去，時多時少，只有趙師父端坐不動
趙師父的又身影忽地不見】

萃心：（唱）舞台上夢魂間虛無飄渺
胸臆間一股真情翻騰如潮
一轉身不知覺雲過境消
說不出的寂寥
說不出的寂寥

【薄幕後人影全下，
還沒卸妝的世賢走向台前】

世賢：趙老師回到醫院去了，他沒事，妳可以放心了。

萃心：謝謝你。

世賢：小事。

萃心：我是說，謝謝你，這所有的一切。

世賢：（不好意思的）別這麼說。

萃心：還有，謝謝你，最後那兩句，我很開心。

世賢：那兩句，還有個故事。

萃心：什麼故事？

世賢：有一天孫祖光突然來找我，他說，他要回來演許仙。

萃心：有這事？

世賢：我沒答應。

萃心：爲什麼？

世賢：他說，不會唱戲憑什麼演許仙，爲了掙一口氣，我學唱戲。

萃心：你這是……

世賢：我也想知道，那個已經畢業，站在台上唱戲，你暗戀的許仙會是什麼樣子。

萃心：他什麼都告訴你了？

世賢：因爲，我也什麼都告訴他了。

萃心：你告訴他什麼？

世賢：許仙愛上了小青了。

萃心：許仙不會愛上小青的。

世賢：（輕哼，朝萃心一跪）青姐但把心頭展，許仙永不負嬋娟。

【萃心忍俊不住，世賢輕扶香肩，兩人下場】